經山集 四

經山集卷七目錄

辭　嘉禮正使錫馬劄

辭委官再劄

引年疏

自列劄

因任憲大疏徑行疏

敘用別諭後引咎疏

大行大王大妃玉冊書謚當否請詢劄

辭摠護使錫馬劄

請　太廟追上冊寶攝行聯劄

辭藥院賞典劄

經山集卷七

東萊鄭元容善之

疏劄

辭復拜領議政疏 己酉

伏以今日我殿下光承寶曆迓續景命之一初盛際也聖孝之善繼善述今天之命哲命吉亦惟在於釐百工凝庶績而若其承佐夾贊彌綸成務者亦惟輔弼疑丞之責耳臣聞隆宋眞仁之初呂端及王曾居輔相而鎭物情於危疑之際厭羣望於施措之間爲中外所倚重故史氏表以書之盖初元輔相之

爲國家所係有如此之重而萬萬非平常可比也顧今時是何等時也我殿下舊勞于外新登寶位前代簡編未及盡閱國朝典章未及則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論切劘而後明者故養德性而任導迪之責者非輔相而誰告謨猷而參裁決之化者亦非輔相而誰使其人雖有學術而言不足以開發聖知雖有正言而誠不足以孚感睿衷則亦何以望格非當道以引以翼之美乎茍思其爲任爲責之重且鉅則安得不擇之愼而界之審乎近日朝野之所加

額而拭目者惟待夢卜之得賢而亦臣心之所切望
而深祝者也及其宣麻唱名之時遽有此分外之誤
恩朝望咸缺衆聽俱駭臣亦竊爲　聖明惜此舉而
又不能無憾於則哲之遺照也懍慄靡措之中伏奉
聖諭且伏奉　東朝慈敎褒詡之隆委寄之盛有非
如臣無似所敢承聞臣早通文籍出入邇列歲月旣
久恩注偏深至荷　大行朝眷顧之渥擢置上相禮
遇曠絕臣感激忘私出而膺命無一補稱有百僨誤
厚庇洪造與天無極臨筵召諭恩言諄複臣銘肺鏤
心何以爲報至今追惟萬事已矣寃恨徹天慟哀何

地餘生追報之望專任於盡忠我　殿下而凡所任
使豈敢不惟命是從茁茀此時此任之非臣所堪非
徒臣自知甚明抑亦通朝之所共諒悉也臣學識本
疎而今則並與舊知而都忘才猷本闇而今則並與
常行而全錯精力本短而今則並與動作而末由臣
雖欲起而從事以何思何慮何所藉手而事之乎又
如並與趨走之爲恭而蔑然以自力何茁臣之以中
書一步視若艮限者其實情實狀然也非守鍾漏之
戒也非嫌棧豆之戀也又非爲克讓之美也又非以
宦成之怠也苟使臣寸能尺長有一半分裨益之道

則延英午漏說經訓而談事蹟文陛隻日陳嘉言而講治道此儒者之至榮而人臣之大願也臣豈敢爲
聖朝惜殘年哉臣之惴惴瞿瞿必辭乃已卽爲君德輔導之地也亦爲國事維持之計也臣言非飾斷由衷赤宿德新望輿論可聽苟求其人不患不多伏願
聖明俯垂諒燭仰稟 東朝仍將臣新授之啣特賜鐫斥以昭天職之重改卜金甌之賢以副蒼生之望千萬不勝至祝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望駕屨巽章忽至心焉慊慊不省所謂然而卿之素所蘊抱已悉於 東朝別諭

無容加疊而顧予否德猝受托付之命於外勞之餘栗栗危懼式至今罔知攸措而其所倚毗而責成者惟有大臣而已卿何不諒而如是邁邁也承弼之地固非奔走滾汩之任而予覩曩者奉迎邇來筵席卿之精力神識優可以裁決庶務矣且惟簡在　慈衷何讓夢卜勿復過謙即起膺命用副予側席凝佇之心

再疏

伏以臣承不敢當之命而苦懇反歸於例讓抱必可辭之情而微忱未槪於崇聽以批以諭王人相守臣

惶慄迫塞何所控愬臣於日者屢登前席奉聆我
東朝辭教懇懇乎 殿下之勤講學眷眷乎相臣之
任輔導民國一念發於至誠丁寧諄複且泣且語神
明可格木石可感臣退而語人曰躬領 慈旨而無
感動之心者非人理也嗟乎如臣者老且病矣無學
無力何以自效丹衷耿然只自撫膺悼歎而已未幾
遽以元輔之任命臣造朝臣苟有可裨之學可陳之
力則不於此時竭知殫存少酬夙昔之願而更待何
時乎且臣素非高蹈有召輒膺今於委眦之隆旨豈
或自重而却顧乎臣受氣甚薄少不猶人從事仕宦

歲月既多閲經幾番滄桑腸銷淚枯居常厭厭眩纈
昏瞀語言則前迷而後錯動作則左顛而右踣舊祟
新證寧日恒罕臣亦自惟其衰謝太遽而默數其年
紀則亦不可不謂之久視矣凡物久則鮮不渝變器
久則窳衣久則垢木久則朽此皆物之常理然也雖
以人生言之運用久則肢體瘻思慮久則神精弊酬
接久則視聽耗豈有久於用而能自全者哉臣偶閲
班簿除者社數人以外臣之仕日最久今豈有餘力
之可論者瞻彼周行迄可休矣流光電逝餘景幾何
臣區區所祝願者惟在於投置閑散優遊聖代來往

於城闉郊野之間進則修常禮於起居之班退則頌
洪恩於生成之澤瞻雲捧日祈見德化之盛巳耳臣
內外歷官屢備任使而倖免大何保有今日者非臣
之能也皆我　三聖朝眷顧臣庇翥臣之隆私曠數
也今於癃朽丐休之時妄托以追報之義强所不强
擔重勇往輸載於前覆餗於後郞當狼狽莫可收拾
則臣何足云而其於曲遂萬物之仁亦豈不軫恤而
愍憐之乎顧今民生困瘁而幽隱未達國儲罄匱而
開節無方朝綱弛而百度無以振擧俗習漓而羣情
無以鎭安必得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人而任之然

後庶可以矜式百僚儀表下民入告出順舉措得宜
一事一政如集義以生浩然之氣頹者自起欹者自
整可使本固而基定轉底泰山而四維之矣臣伏讀
初疏批旨有曰慄慄危懼大哉王言此夫子所訓爲
君難三字爲一言興邦者也又書曰后克艱厥后今
殿下如深念艱難之義則何不慎擇輔相而責之乎
古語曰人主之職在於擧相臣之所齋誠祝天稽首
而獻言者亦惟在於此耳臣之萬萬無似初不當擬
議則曰不才曰不能有若辭巽然者亦臣之所不敢
也伏願　聖明深以臣言爲是更稟　東朝以臣濫

玷之職名移授賢德仍治臣慢命之罪使朝典得重而國事底安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又見來章恝然之意甚於一節反省寡躬實有誠禮未盡之歎然而卿荷 三朝之眷遇彌綸今日之國事則予雖庸愚無足有爲其所以依賴而藉成者安得不厚且重也寤寐耿耿一念如結必欲置卿而後乃已者良由以也且 慈聖前後懇摯之教有足以感動臣隣卿何不諒乎卿其幡然改圖無復固辭不日出膺以副予如渴之望

乞解相職疏 庚戌

伏以臣於太歲正旬奉邇英之對而覩初元出治之
盛忭亨泰之方揃祈福祿之來總如日初升萬化伊
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佇羣品之各遂其性如臣者
亦以陶甄中物深有望於愛欲生之仁則豈自阻於
欲必從之天乎自公而退如是思量若方痛者之思
愈而霍然先快如重擔者之將釋而灑然便輕臣於
此時若不亟呼而哀籲則　聖明亦何以俯燭而矜
許乎臣受任於朝晡哀遑之時奉命於事故撓劇之
際專爲備數執役而姑且苟充也非以臣才具之可
裁機務也非以臣識見之可贊謨猷也臣循顧義分

摒棄廉維以趍走爲效職之圖以班聯爲盡分之道
相珠壠終事之禮陪星槎延接之儀居然又換歲籥
而參朝謁矣由今以前臣之自托義諦恬然在職者
猶說可據而由今以後則有何可托之義可據之說
乎直不過曰貪緣倖占懷祿不去耳臣性本疎坦識
又庸愚遇事則信心徑行處務則全沒斟量雖使之
幹一職而管一司猶不足以勾當而痛塞況茲亮釆
惠疇百責咸萃之地乎政官拘常格則問於臣禮官
遇疑文則問於臣財賦之部詘用度則議於臣法理
之部眩條科則議於臣豈臣之嫻儀習律節制度明

選注而然哉凡王體國論之所以贊襄而平章者即
廟堂事而以臣之冒據此地也一動靜一施爲關係
國家利害者有如此而臣徒事貪戀濱溷自居昌披
放倒艱辛彌縫畢竟至於前債後錯左詘右議則其
爲有識之憂歎朝廷之羞恥當何如哉此臣之不可
不去者也且臣忝叨三事今十年之久耳自始拜之
初以疾病之痼精力之衰屢懇而力辭獲荷憫恤之
洪私今於年紀加衰之後痼者益癃衰者益朽即常
理也順勢也少動作則積氣衝而腹脅牽掣乍勞頓
則痰火升而頭目眩轉最是精思耗竭省覺若無文

書則過字而旋忘語言則聽音而不辨並與家常日用而漫不知何則以此貌樣縻重任而酬殷務者非不爲也實不能也不能者止先哲有訓此又不可不去者也日昨左揆纔告去矣未幾日而臣又請去則朝體臣分俱極悚懼然臣之所汲汲請去者正以廟堂非臣獨居之所而臣去則宿德新望之爲朝野所想望者將濟濟應金甌之卜而佇見朝儀重而國事無憂矣伏願　聖明俯賜諒察將臣老病不堪用之狀仰稟　東朝亟賜鐫遞俾幸公私不勝大願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多讀古史矣豈見天下國家

有無相之國乎予甚惑焉左揆纔告去而卿又遜退則疇與爲國予將孤立於九重而卿亦若相忘乎江湖者豈有如此國家乎卿之今日去就實實說不去而理不當矣雖欲副卿夙計其於國不國何哉予不多詰卿其三思

再疏

伏以臣齋心控籲攢手候旨伏蒙 聖恩遣史官傳
宣批言臣拜擎跪讀且讀且感讀訖起而語家人曰
聖上既諒燭臣請去之微衷于今臣可以獲所辭矣自古迄今天下國家豈有無相之時乎相不可一日

無也則臣安得不求去之急且切也盖非其人而居
其官者直與無等耳古書所謂無人焉云者非眞無
人也指有若無而曰無焉也今臣之獨於相府者其
可曰有乎曰無乎中外責望之都萃而臣無以稱塞
之矣左右機務之交集而臣無以彌綸之矣汝汝陸
陸寸籌莫展則時人之爲國家慮者豈不輿無相之
歎乎此臣所以千揣萬量計無所出惟有一遞可作
自效故無一時一刻之不存此念無一動一息之或
忘此思疾痛則求解之聲雜於呻吟夢寐則冀去之
願發於譫囈殆如修橋之木一念越着離弦之矢其

勢莫住遑遑然汲汲然若忘屢瀆之爲懼而疾呼之
不擇是豈臣已私之工於規占而然哉臣常讀明臣
之辭相職疏有云人臣分義約有二端力所能爲而
鞠躬盡瘁以爲之固所以報主也力所不能而推賢
讓能以使他人爲之亦所以報主也臣之今日遭值
竊感斯言而若復顧戀榮祿不卽引去妨賢能之路
而僨民國之事則必以罪譴而斥之何可望從容告
去如今日之爲乎微臣以一退爲報國之道　聖上
以卽準爲任賢之圖則上下兩美臣主俱榮　聖明
若念及於此則豈待臣之重複爲說乎臣且念凡人

之不可强者疾病也疾病之不可强者癃痼也臣本
患積聚負疾近歲則年邁氣衰寧日恒少又因牙齦
浮疼寢啖失度榮衛耗脫精識惛瞀聽言則旋昧辨
對臨事則全沒分曉少坐則眩轉如灘上之舟乍睇
則迷纈如霧中之花木形土偶有甚分別文簿期會
已非可擬機密裁奏尤何與論既不能裨一言而補
一事則臣不去而欲何爲 聖上留臣而亦何爲哉
臣去早一日則國家有一日之益臣留遲一日則國
家有一日之害萬望 聖明以國事爲重諒臣此言
之出爲國則豈臣一人之幸而已哉將臣懇悃仰稟

東朝郎遞臣職改卜賢彥俾公器重而衆望愜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無端以去就之義間日相煩者
必有所以也由予否德不能正朝廷之致何尤於臣
隣言念及此不覺顏騂而已雖然卿獨秉勻軸顧無
推讓之地而何如是遑遑然如不及爲也非惟再疏
雖屢十上決無許副之理卿其諒之

四疏

伏以臣於中書之任考滿久矣宜策免久矣疏籲屢
矣筵懇亦屢矣誠未格聽黽勉復出公役執掌則臣
不敢休沐王事靡盬則又不敢移病內雖瞿瞿外似

揚揚一日二日日去月來居然四時之序備而朔且
八九計矣以臣無似雖或片時苟充於有事之會猶
足以玷公器而羞朝紳况久據匪據入告出宣有若
裁决庶務者然有若獨秉勻軸者然世之持清議者
能不嗤點而慨惜乎臣於此决知其無能爲也而猶
且恬然晏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其亦末如之何
也已矣臣何忍爲是哉亦何敢爲是哉臣常終日不
食終夜不寐以思以去就則有去而已以進退則有
退而已盖臣去則國計有賴是臣以去爲裨國也臣
退則賢路不妨是臣以退爲進賢也苟使臣有可以

裨國而進賢則豈可因循虛徐徘徊於進退之間顧
戀於去就之際乎臣今老已篤矣病已癃矣精思日
益昏耗筋力日益蔥綴冉冉浸浸頹景水逝今月貌
樣比前月落下幾分今年凡百較前年不可同論譬
如草木之黃萎非雨露可潤牛馬之疲隤非鞭策可
起居常厭厭負玆支枕百骸迭痛不省痛處遍體諸
證莫辨證形思慮煩而心火自煎榮衛凋而胃土益
敗藥路醫技無術住衰只當任自然之理而惟是一
分冀倖者棲身寬閑之境噏津淸潤之方獲延殘生
優游聖代而其奈重擔偪壓肩背殿務繫着胷肚牽

掣料紛全沒分曉而事到手前無以拋閣以收拾不
來之精作苟且彌縫之計閱簿按牒前忘後遺題判
稟覆措處失宜或旋覺其非或終昧自謬如斯之際
民國之受害殆不可以一二數每自省檢無往非罪
尤悔徒積騂汗自發自知既審何待規評臣嘗觀
臣之獨居相府者進言於上曰古人之欲休官者曰
無官一身輕臣竊以爲無官萬罪解臣看書至此歎
其人之孤身亢位衰年重務力竭心枯憂畏困隘切
於情而形於言者有如此豈意臣之今日遭値禍有
感於斯言也乎臣夙備任使內外歷試幸免譴何保

有身名者豈臣之有甚知能而然哉皆我 三聖朝
隆庇厚眷也今於遲暮當休之時若以僨事之罪誤
國之罪辜負貪戀之罪得罪於時議而狼狽顛沛而
去則臣身固不足恤其於 聖朝終始生成之澤得
不憫惻而矜憐乎披心瀝肝哀鳴至此伏願 殿下
將臣奏章仰稟 東朝即遞臣議政之啣枚卜賢德
則臣之受賜含戴更有深於縻好之榮矣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是何言也中書之任何謂考滿
何謂策免予實未詳其如何謂也卿之前後所懇
東朝所教果何如也卿之一進一退可遲可速惟任

東朝處分予亦仰認 東朝聖衷未敢仰稟以副卿懇卿須深量亟斷來章毋孤 慈聖嚮用之至意

五疏

伏以臣精力日衰於一日廟務日艱於一日情到十分窮蹙勢到十分迫隘較計公私屢費思量求去一事不得不措然後始乃抱章叫閽切冀開俞批敎諄複如師牖蒙至諭以臣之進退皆在於 東朝處分臣擎誦惶感之餘自語於心曰今而後臣可以獲所辭矣臣之立身始末稟才能否我 慈聖之所俯燭也臣之本非高蹈不辭榮祿平陂勞佚惟 上所命

亦我 慈聖之所俯燭也 聖上之特授重任於臣
實由於仰體 慈聖之意則臣仰揣 慈衷之取臣
非以臣能之也必以臣夙忝謬名姑且苟充於有事
之會也臣亦倉猝冒應之後至今蹲據實非臣初料
攸及而我 慈聖之庇幬優假不賜斥免者非以臣
能之也必以難愼於枚卜之重而相府旣不空則雖
如臣者亦可以奉行文書而挨過時月也今我 慈
聖若又俯燭臣癃痼之病昏耗之狀萬不可强千不
可堪則豈待臣言之更僕而或靳鞶褫之音乎臣請
言之邑有令丞家有亞旅況有國機務之繁乎耕也

待耦擔必替幫況百揆謀斷之地乎自昔帝王必輔
弼於左右疑丞於前後者爲其廣聰明而集思慮雖
以唐宋間宏碩言之房杜之帝所共議韓范之上前
相爭其相須相資之殷有如此者矣況當初元履端
之時以贊襄匡濟之責獨委於臣則其不孤同朝之
望而駭八方之聞乎臣常觀皇明故事或有輔臣獨
居之時則廷紳疏揭皆以會推請補爲天下急先務
豈以政本重任不宜專且孤也今臣亦以爲今日急
務莫先於鼎席之備矣　聖上以此時謂何等時也
國綱弛而怠慢成習庫儲匱而支調莫繼試警雖施

而士望難愜繡論纔勘而民瘼未蘇憂懼日甚若涉
無畔其上輔下庇貪安圖理之責此係興替所關而
當此之時其將屬之臣乎其將屬之賢者能者乎詩
人將車之象有足以喻濟艱之道其車既載之後必
無棄其輔而又屢顧其僕然後終可以踰險而不輸
若既輸其載而後號伯而助予則悔之無及矣今臣
所載既至於輸號呼求助其情甚急　聖上何不思
置輔而益之以爲服遠利涉之圖乎臣脆弱之質年
迫古稀歲不期衰衰不期病已往則猶有證形之可
指劇歇之可論而今則氣血俱竭矣聰明俱耗矣思

慮俱荒矣懵懵厭厭浸浸然日以不逮如水之就下而莫之回瀾最是神識眩瞀若存若無事務則全沒分曉語言則未得領會曩日記誦之文忽莫辨其字句常時傍近之人或不省其誰某似此貌樣何可以一證形乍劇歇比論哉雖閒漫冗散之職猶不宜投置瘝廢矧茲訏謨宥密百務鞅掌之所乎徊徨跼蹐若窮無歸茲又冒悚唐突披瀝陳辭惟 聖明諒察而哀憐之入稟 東朝回容光之照施曲遂之慈將臣議政見啣亟賜鐫汰仍即禮召耆德妙簡名賢以副夢卜之求則非惟臣之大幸實民國之大幸也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求去一念縱然急切獨不
思許多廟務無人句當者乎假使禮召耆德terminal簡名
賢鼎鉉之譬自在豈爲卿可去之會耶如何不度時
不量勢而却要此萬難可成之事也卿之出處一款
向已諭之非予所敢自專卿其諒悉無復煩浼

六疏

伏以臣前次賓席以邑守曠官事舉飭以奏　聖上
旣可其言且諭以守令在官如主人在家家主若久
離其家何以理家政乎臣拜手颺言贊頌近譬之
宸旨退而竊伏惟之　聖衷必有悟於自家而國之

經義臣若以家事喻國事則庶蒙納牖之盛臣請告之夫一家之爲政有筦庫焉者有門戶焉者有興作幹辦者焉有收藏支調者焉耕織傭雇衆力併合而其中必有紀綱之僕爲之長焉裁相而承奉之措劃而指授之靡務不關無事不舉位置咸整秩序不紊於是乎門墻之內井井如而主人之家事成矣若使爲其長者癃疲昏闇都沒分數甚至於荒蕪其塲圃毁劃其厖墁心焦思枯無力可效則抑將悶阨憂懼哀懇而告退耶又將因循顧戀望倖而苟恬耶爲其主者抑將引進其能者而思所以整頓一番乎又將

荏苒姑息一任其日底敗替而莫之恤乎此之利害不待龜策而決之矣　殿下以今日國事謂何如也安危汚隆之機正在今日而其責則又專在於輔相耳臣屢遭陪奉於籌筵講幄之列昵近淸光承聆辭教伏覩我　殿下天縱聖知卓越前代以眞實純粹之姿有仁儉博厚之性講學則好問求益勤孜不倦而臣何嘗有一言輔導者乎民事則如傷若保惻怛存心而臣何嘗有一事贊襄者乎長吏之貪汚無憚是誰之責乎百隷之怠慢成習是誰之責乎法憲壞而閭里之愁歎相聞紀綱墮而朝廷之命令不行一

事二事國事日非浸浸有危亂之象苟詢其由斷斷
是輔相非其人之一條事而已轉危爲安之道專在
於 殿下一政令之間其事則瞭若指掌其政則易
如反手未敢知 殿下何憚而不爲也臣思之及此
中夜蹶起心火上升氣血內竭怔忡恍惚精神惛迷
或窒格無省或呌嚷如癲或長吁永歎涕泣漣如也
是豈臣顧恤於一身之存沒榮瘁而然哉爲民國至
誠一念可質神明臣安敢毫分矯飾哉如賤病之百
證迭攻日益苦谻之狀有不足憂亦不敢每每煩瀆
伏願 殿下深念家事喩國之義將臣疏辭入稟簾

帷之前則　慈衷必犂然開允鑿禠之音豈俟終日

乎仍治臣前後不職之罪使具僚警而民國幸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以家事喩國事予亦以國事

喩家事治國與家豈二致歟使能所以各盡其心而

輔其主也自卿受任以來庶事未有隳曠而以負寡

躬者今玆之喩卿亦善言語矣去就一節非但予意

之所戀惜間嘗入稟而不之許望卿無庸煩懇益殫

協理之責

辭扈衛大將劄 辛亥

伏以臣之濫叨扈衛大將之任今爲周歲有餘矣本

聽比他營寅稱間爲而其爲將任則等耳材官課肄之節宿衛分番之規動有文簿之勾檢紀律之操飭則如臣衰癃固難堪據而近又暑濕添祟委綴不省若或拋却營務管轄失方則其不使所領部屬益有懈弛之歎乎職有所重虛縻爲悚玆敢具牘仰籲伏乞聖明俯賜鑑諒入稟　東朝亟遞臣扈衛之任以便公私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懋材官宿衛多少軍旅之事暮年兼領恐損精力扈衛大將之任爲卿勉副

辭　嘉禮正使錫馬劄

伏以人天和協日辰吉良斯朝晃迎翟褕正位六列
詠窈窕之章八埏頌厚載之象福祿來總慶祝無疆
臣於嘉止之會猥忝使乎之命奉洽陽文祥之儀宣
漢殿冊命之詞玄纁金寶物采愜度黃封法醞徽數
沾榮與覩百兩之盛方祝千億之報洒者廣慶覃惠
之旨遍降於敦工呈藝之員而閑騶僕頒至及臣身
臣且惶且愧何敢領有臣聞昭辟所以御衆勵俗之
具有爵賞是已而惟能與勞實膺斯式臣以能則初
無可效以勞則本蔑可紀而職不過象笏瑲珮將命
周還於階陛之間而已今此蕃庶之錫有若明試之

庸則揆諸綜名懋功之義不亦舛乎施之不稱則在
典居僭受而非分則於恩爲褻臣雖欲恃寵祇領其
於貽累愼惜之政何哉臣用是懼具牘瀆聽伏乞入
稟　東朝亟令還收以安微分焉

辭委官再劄

伏以臣伏承批旨諭之以規無確定例有可援臣惶
懍迫隘不知攸措鞫獄之爲政府所管自是定規而
原任之或爲替行雖有一二近例此皆時任爲委官
開坐之後因有事故原任不得不代行而至若成命
初日原任之按式開坐掌故所載未有似此事例此

臣所以寧犯瀆擾之罪不敢爲承膺之計者也雖以
臣所覩記言之原任之承命者皆陳劄蒙諒雖或以
鞫事嚴重屢承飭教終守規例而亦竟賜體諒矣政
府之事非他司可替格例所在如防限難越苟非然
也臣豈全昧分義之重而自就慢命之科哉王獄何
等嚴急而成命將至經夜情窮勢迫惟譴罰是俟而
已且臣目下病狀萬難自力而此猶屬緩聲未敢悉
暴惟伏祝俯賜鑑燭入稟　東朝亟賜遞免仍治臣
荐瀆之罪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此果有防限莫可違越則雖值

時任有故之時亦何以替當乎已例未嘗無據而鞫事不宜虛徐卿其諒之即爲開坐

引年疏 壬子

伏以臣謹按禮之內則曰四十而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事蓋先哲著於書而爲之制厥後人以進退仕止之大防也其早晏遲速不必切切然以此爲拘故始仕未必皆四十大夫未必皆五十然則致事之限亦何必較若劃一視以金石程章之不可踰哉故晚通籍而用未究者不宜去番番黃髮旅力罔愆者不宜去至若宿德雅量有猷有爲安危係於一身

出處關於國家者德降而鳴鳥聞者亦不宜聽去此其仕宦家大畧也凡人生仕宦根於秉彝君臣之義係戀於中門戶之計羈縻於後鍾漏暮景徘徊彷徨者未必皆貪榮慕祿忘生循欲而然也臣出入禁闥五十有餘年生成雨露之間依近日月之側寄工課於承明之眠閱光陰於八塼之步自少至老恩情兩深今使臣謝迹朝端角巾還鄉則臣安得不撫往躅而回顧臨岐路而躑躅也乎今臣之告去非果於忘世也亦非勇於急流也卽年與位之不得不去勢與理之不敢不去而親舊僚寀之所共見諒者也臣策

名於　純考初元筵席恩教念臣先世假借眷錄置諸左右名塗華貫光寵赫然歷事　三聖忝叨台司澤荷化育年及耆社以臣魯愚而躡極亢之穹階以臣脆薄而躋古稀之喬籌者實非臣之平素所自期而皆我　聖朝賜也洪恩大德高厚莫比而曾乏絲毫勞勩之表著而仰裨者今人受施於人而竟孤負之則人雖不言獨不自愧於心況如臣之被　三朝恩私淪肌鏤骨常存隕結銜報之心乎苟使臣有餘思遺力之尺寸自效者則臣當赴蹈之不辭夷險之不擇而臣形殼僅存疾病侵尋精識之昏耗語言之

迷錯運動之艱苦不似常人擇子並與班儀之備數
文牒之謹署而亦不可議到矣且臣子騃劣不足數
而濫齒宰列每見著朝衣適公所僨事之慮履盈之
懼懍懍若臨淵而集木心未嘗一日自安今以我
聖上遂物之德體下之仁其所以成就臣而終始臣
者豈不在於上施慼老之政下遵知止之戒乎俾臣
以三字之銜來往郊坰梓栢之鄉茅檐冬旭桑畝春
晝望五雲於蓬萊披內制之舊藁與野翁田叟夸道
平生遭遇之盛歌詠聖代作成之美則非但臣之至
榮大倖抑亦有補於熙朝範俗敦禮之政矣伏望

聖明鑑諒而矜許之焉

御筆批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之所倚畀而仰成者惟諸大臣是耳況卿宿德非但爲一世之望歷事三朝眷遇之隆無出卿右則爲國盡誠補予不逮亦惟卿追先報今之義也卿何忍捨予予何可捨卿今此所陳大非平日所望自不覺愕然而繼之以慨然也且卿之精力少無減於前日而出處攸關果非細故則卿何不深量於此而有此意外之言乎更勿以此事相聞是予之望也

自列劄 乙卯

伏以臣自前月因暑濕之祟重患痢證自量筋力萬
無作行經夜之望至有暴實陳劄微悃深切悚悵昨
日看審處所則可以當日往來故扶病擔舁僅還私
次諸證一倍添劇達夜至朝度數頻數昏眩不省之
中伏見傳敎下者有初三日陳疏頓稟人並施刑削
之典矣羽衛將戒之時諸臣之紛然請告假使有情
私難進之端揆以朝綱豈有如許分義乎今此處分
實爲欽仰而臣於此萬萬有惶蹙不安者臣之陳劄
亦在伊日事當同被威罰而獨爲幸逭則實有罪同
罰異之歎非惟臣之措躬無所其於警具僚之政得

不有損乎茲敢具牘自列伏乞 聖明亟賜嚴譴以
安私分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爲 先陵而要與大臣看審也
大臣之伊日劄陳病狀誰爲不信其然今以此爲引
誠過當過當矣卿其安心
因任憲大疏徑行疏
伏以臣卽負罪未勘之身也羣議峻發而出位之言
先徹衆謗喧騰而司直之論迭上臣於是罪不可容
誅矣屛伏郊坰惟金木是俟 聖諭屢宣開釋備摯
誨責則如慈牖迷庇保則如春蘇物臣感戴洪造何

敢卻顧而欲進則廉防挽後欲退則分義在前命之
窮矣何所因極際茲瀠劍已設至慟獲伸於攀和珠
岡將卜微忱宜效於終事較量重輕拋棄顛倒旣趨
厥衛之列又叅看審之役因而出入文陛晏若無故
者是豈臣全沒分數而然哉臣自初秋念後重患痢
證日就苦瘁自分無倖迺於沉淹昏綴之中不自覺
其致此重罪也風聞之地論評宜至而臣亦樂聞而
順受者誠以無論大官與庶僚有過相規隨事徠箴
郎官師之美事故耳但其句語隱映碍逼全未稱停
若使言者平說道理存顧事體責之以無卞之義警

之以先公之道則言者可謂勤攻聽者可以知愧而
過此以往實未知爲能使人厭服否也熙和之世駭
濈倏激於平地瘥瘨之年滄浪無非其自取知臣者
以臣爲罪不知臣者亦以臣爲罪有罪如此而得逭
當蔽之律則其何以振朝綱而惕具僚乎且臣有所
自悼者如臣無足備數之物爲人所凌侮而詆辱固
其宜也宜之所在夫誰怨尤而顧其官名卽朝廷之
大官也一有差失侮辱相加於就事論事之外者其
於西京篤厚之風果何如也哉其所以致此而貽羞
於朝廷者一則臣之罪也二則臣之罪也臣亦粗具

恒性豈不識羞恥之爲何事乎今若曰人言不足恤廉義不足顧惟貪戀之是事云爾則臣雖欲笑罵從他淸朝士大夫其肯與之比肩而爲伍乎今臣去就更無可論衷情懍栗冒罪尋鄕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勘以當律俾爲厲臣分謝人言之地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愼節奉慮而旣赴公役又登筵矣今此强引尤是萬萬意外况以保護之任至於徑行則又豈不添一事端乎卿其諒之

敘用別諭後引咎疏 丙辰

伏以物情難平世故多端臣之向來所遭臣亦不自

知其何以致此也積謗交加駢機迭發紛紛嚣嚣靡有止届我　聖上日月之明恩私若偏周慮曲費庇危厝安　聖念特軫於調停微衷俯燭於畏慎色笑匪怒辜罰亦榮臣莊誦德言死且何憾窮山木石屛息寄跡自數愆郵呻囈相雜日居月諸歲律載新陽春蘇物之澤加恩撫錄蕩垢授誥伻官宣召諄諄溫諭申之以新年思臣之切臣感激蹶起若將促駕入朝而第念廉義君子之防也防不可越進退人臣之節也節不可踰今臣負塗蒙穢無面可顯況又斜景飛騰宿疴沉纏慨餘生之無幾撫往躅而多悔周行

彈束已矣何論齊餓賤者也聞其嗟而不食者爲遠
恥也虞人下役也非其招而不往者爲守分也臣於
亦矢自靖之時何可不一暴衷曲於孔邇之前乎臣
世守石家謹愼之規身佩老氏柔弱之戒自立朝以
來上而荷　三聖陶甄之渥下而藉先輩撕導之訓
不忮不求與物無競日夕所祈願者惟是朝象之寅
協也國事之泰亨也平常所勉勵者惟是主恩之圖
報也職務之匪懈也凡諸言議是非臧否爭辨之事
即臣之所未能也矧於邇來亢極盈盛憂懼常切於
淵氷者耋癃痼息喘只付於朝露厭厭床茲不省戶

外忽因事會之適值轉致談說之飜騰金身雖自固緘畫的其奈叢鏑推擠蹂躪無有紀極此其故何哉一則臣言行不孚之由也一則臣命途窮畸之致也侮毀之來自反而已譏謗之止無卞而已臣何可指事索言重傷事面也哉今我 聖上之責臣而勉臣者以開釋之更無餘蘊也以一伸之不宜遲徊也自古從政之人罹疑謗者奉恩言以開釋之則始可以就列矣遭論評者經罪名以一伸之則亦可以無捱矣若臣遭罹今古所罕則非所可以有釋有伸而在臣自訟之道惟有負罪永靖之義已耳欲望 聖明

憐臣之窮無所歸哀臣之靡所因極敦四維範俗之
政推九經體下之德勘臣慢命辜恩之罪仍令永刊
仕籍振肅朝綱則臣之感戴㡧㡓豈簪履記舊之比
哉臣無任惶怖震迫號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事去之後如鑑易茹卿於往事
若早自見得豈至於是乎予之此言出於知卿勉卿
而無有所隱也幸勿更引遄臻于舊第
大行大王大妃玉冊書謚當否請詢劄 丁巳
伏以臣猥忝 大行大王大妃追上尊號玉冊文製
述之任今將撰進而恭惟下當敬書尊稱以今時則

似當書以　大行而竊伏念上冊寶之日在於進謚冊之後然則徽號與謚號不爲具書亦涉未安琬琰之刻宜加愼謹而况尊號至敬之地乎事係刱有禮爲莫嚴有難以臆見擅定伏願詢問於時原任大臣後亟賜裁定允合儀制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此是至敬至愼之事莫嚴莫重之禮卿之請詢允合予意矣今方收議卿其諒之

辭摠護使錫馬劄

伏以臣今自前席承候而退矣伏見三都監別單判下者廣施酬功之賞遍及敦匠之列以臣之猥忝摠

護之任冒膺撰製之役寵錫蕃庶房駟動輝授雖不
疊恩則荐加臣於此未嘗有塵露微勞之可紀又有
所不忍承受者臣策名於壬戌渭梁之慶事我 純
考初元周旋邇綴偏荷隆注長願誦二南之章獻岡
陵之祝於千斯萬奉堯齡而躋文壽矣民之寡祿理
亦難諶喬山劒舃之藏鮒隅珠襦之祔玉欄已有花
而雲鄉杳不可攀矣及其如疑而返也怵惕依遲回
望玳瑁之峰檜栢烟靄佳氣龍葱我 純考暨我
聖母日月齊耀之輝天地合德之光邈然成古昔而
昌辰盛際今安得以復覩乎臣支離寄世閱歷始終

撫想陳跡睚涕自涌今何忍夤緣終事之會冒領非分之榮乎且臣所叨不過裒然諸堂之首而已制式遵蕫之節儀物修造之方有庶僚有羣工殫力效能臣何與焉文字之藝以臣空疎癃聵何敢與擬於掇摛摹繢之工而恩錄寵賚何若是偏重乎朝典一褻則勞勩妨路私分或踰則僥濫啓門此係王政豈云細故曰昨追上都監之賞辭之不固尙有愧悚而又此冒瀆實近飾讓然心所難安不敢晏然伏願 聖明遵懋賞之典愼匪頒之式寢囘恩旨俯體微諒焉

請 太廟追上冊寶攝行聯劄 戊午

伏以　純祖室追上尊號冊寶親上旣承成命而以
祭禮事有禮曹之請詢矣冊寶親上後祭享旣應行
之典也而凡係儀節多有拘掣以服色則黲袍非尙
吉之儀盛服違守制之常以享禮則祼薦將事之際
當有樂舞此所以自前諒闇中不得親行者也今此
親上親行係是國朝初有之擧旣無典式之可以比
援而傍引者則實難裁量乎經權之中合宜乎情禮
之間矣追慕伸誠之　聖衷臣等豈不欽仰贊歎而
莫嚴莫重之地若或有儀節未盡之處則其所未安
當爲何如臣等歷日相議終未得其權宜可據之例

玆敢聯陳愚見仰請財處惟 聖明勉抑至情特命攝儀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情事雖極悵鈌禮節亦難踰越上冊寳及親祭當攝行矣卿等其諒之

辭藥院賞典劄

伏以皇天眷顧 祖宗佑騭 坤闈彌月 元良誕降祥叶虹渚頌騰星海本支之衍可卜於瓜瓞宗國之勢益奠於磐桼三日而上告七日而下布歡聲協氣達于四表臣職在保護朝朝承安伏聞龍姿玉相日就岐嶷登前席則瞻 天顔之有喜退直廬則對

廷紳而相賀隆旨臨宣寵光遍體錫馬之典任子之
恩房輝垂耀門籍增榮又重之錫以土田賜以臧獲
頒之以文豹此何等上賞異數而稠疊濫授於勞無
可紀之身者豈不有違於周官匪頒之式乎臣與聞
於診察之時周旋於直宿之列値千一罕有之會覩
萬億無彊之休此在臣身爲榮篤幸更有何分外希
望也哉聞命惶恧不敢承領伏乞俯鑑衷懇亟命還
收俾恩典重而私分安焉

辭三拜領議政疏 己未

伏以臣於壬子春以賤齒屆禮經致仕之期上章乞

骸我 聖上御書賜批慰藉勉留寶墨璀璨綸意洋溢臣稽首感誦一字一涕繼擬陳懇期格崇聽囊稿已具而旋竊思惟則臣本世祿之裔由科目進身所希望者榮塗名場而遭逢堯舜托契風雲躐躋崇顯遂玷台扉上下馳驟之頃顏景已飛騰矣綫才固歷試而底蘊畢露綿力益澌盡而挽回無術不堪需用之狀上而 聖鑑俯燭之下而朝紳共諒之以用舍則無所用而自舍矣以行止則無可行而自止矣使臣雖欲顧戀芬華低回於軟塵鍾漏之間豈見容於熙朝綜勵之政乎老馬不任於服載乘鳧無關於去

來既非如急流之勇退則何足爲高蹈之虛名乎古人有不請於朝而因老休官者甚多臣於是如是思量自作義諦梓里茅檐棲息間曠之境麥風秧雨歌詠昇平之像詫恩榮於村翁野老送歲月於山採水漁惟是慶會賀班傴僂扶將修起居之儀而伸戀結之忱耳然臣受恩 三朝天高地厚向國愚衷一飯不忘每見講學久停召接稀濶則爲君德而抱憂如聞吏治不章閭里困瘁則爲民生而發歎輔迪庇保之責竊有望於亮寀贊襄之地而今忽以休戚所係之任遽縻於十年休退之踪藉曰良師善匠手工已

熟廢舉棄業之久猝使之授繩墨而蹈規矩則豈不茫然自失而走而不顧乎此在臣非不曰宿趼也追計十年之前以不才而告退者今也年邁而才益進乎以衰病而請去者今也老篤而病益瘳乎古所謂六十引年七十復來者能不爲人所譏笑也哉臣日

昨伏讀 聖諭以何猷詢茲黃髮爲敎猗歟王言眞興邦之懿訓也語所云蓍龜者即耆舊之謂也人而至老則閱歷事故諳鍊周詳炳幾燭微防患未然故國無老成無以爲國然而精力既衰故不責以官政但有事則諮有疑則决此所以禮有就問乞言之訓

而已曷嘗以職任相加哉往古以賢相稱者漢有丙魏唐有姚宋及其未衰委任機密史稱有聲世推謀斷宋之文富明之劉謝及其已衰不親庶務或召不赴或時朝謁而止此皆巍名偉德身佩安危而居位去位必視其年紀者以其精與力之隨年紀而衰旺也況臣之下材狹器自知甚明方具少壯猶不猶人不足與聞於經濟籌劃之末議而弱姿脆質迫近八耋力已竭矣精已耗矣癃疾迭侵榮衛消鑠言語顚錯視聽惛憒汶汶容容無一猷爲則咎雖由臣害將安歸其所僨誤者非國計則民事也臣之冒罪不敢

進者亶爲　殿下之民國事也非臣之身家計也悉由悃愊不以飾讓伏願　聖明俯垂諒察亟賜鞶帶之褫回授賢德則誠是民國之大幸也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於輔相之職巽讓不居者以其年齡旣高精力已衰而然也第念臥閤論道初非筋力奔走之事則耆俊在服日贊嘉謨是予所深幸於卿之年齡雖高而精力未衰也卿於黃閣熙績孔多遠猶石畫斷斷是民憂國計則是予平日所莊誦而亦惟予今日所仰成者也顧今鼎席俱曠廟務多滯蔿蔿非備例辭巽之時予方側席以俟卿造朝卿

其諒之卿其諒之

再疏

伏以臣名在門籍而身心便同休致形若常人而精力不得運用卽是無思無慮枯木土偶之類耳習容辨色之儀拖紳翼趨之節卽臣之平生所嘗行者而今不可以彈束矣膂力經營之詩鞠躬盡瘁之語卽臣之居常所嘗誦者而今不可以策勵矣士大夫讀書學古揚名立朝孰不欲遭遇聖明致身崇顯事功言議表顯當世而或才有所不及命有所不猶有願而莫之遂焉今臣則有其命而遭其時矣雖乏其才

而殫竭尺寸之能報答邱山之恩者惟是夙夜靖共
夷險向前而已臣若有萬分中一分可强之勢則臣
何敢慢命抗旨辜恩忘德自歸於進退無據之科哉
顧此時何等時也朝綱不振而百隷怠懈治具不張
而列守横恣府庫之儲蓄皆枵閭里之生業益凋今
其勢一任滔滔而不返則國將底於汲汲乎殆哉何
幸天運回泰邦籙無疆國有　元良八域延頸此正
勵精圖理仰答天眷之會也挈綱振領之道惟在於
廊廟之論經彌綸入告出布嘉謨昌猷導迪我主德
仁政惠澤庇保我庶民丕彰躋三英迓景命之休而

今乃起疲癃置其位俾成　聖明從欲之治則彼屬
目之庶僚加額之衛士亦豈無焉用彼相之譏時事
可知之歎乎臣之告老實狀前章已具外此重複皆
贅辭耳臣於　聖上初元我　純元聖母命臣元輔
進臣簾前以禪典學贊機務辭旨懇惻臣由是感激
遂不敢辭兩載黽勉竟蔑稱効而止今臣雖惽耄不
省之中若其忠愛憂慮之炳然一念愈老愈切或聞
國計哀痛民生疾苦則往往對燭不眠自然流涕今
處臣以可爲之地矣臣苟有可爲之力而若頋惜殘
年愛護微軀規避占便以負　聖明倚畀之重則是

臣之先負臣心也萬萬豈常情常理之所可出哉斷
斷是爲國事而不敢進也爲民事而不敢出也以去
而副蒼生之望也以退而報河海之德也惟　聖明
深軫民國之事亟賜斥退簡授賢能則臣之感戴欣
頌與朝野同情矣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是　聖母之所簡授也寡人
之所倚毗也今於天命人心眷顧蘄嚮之會其所以
挈綱振維出布入告一則藉卿賢德也二則藉卿賢
德也卿既曰有其命遭其時則何如是逡巡退讓不
之勇往直前也乎百隸之怠懈列守之橫恣府庫之

皆樗閭里之㕘凋無往非目下憂虞大去處則以嚮追先報今之義其必有犂然相感者乎何多誥鄉其諒之

乞解相職疏

伏以臣既告退而又進既進而又告退其於進退之節若無所稱停而乃臣之心則一自引年以後便同已退之身雖或值旅進之時居退而不與進矣向來重卜實是夢想之所不及而焉用之譏可知之歟郎朝野之所同情也憂臣者曰老已篤矣力已竭矣圭組非時棧豆何心規臣者曰庶績墮弛矣兆民困瘁

矣聰明旺歟思慮周歟謨猷遠歟力量巨歟臥論古聞斯語坐鎭令非可論臣但遜以謝之曰法言能不悅乎行將休矣而已耳每臣之將趨朝也家人競挽衣而戒之曰勿多言辭語支蔓則迷昏之頭必然橫換頭緖以致玉璞之混雜將若之何又戒之曰勿論事牘牒殷繁則眩暈之際必也誤認肯綮以致燕郢之互錯將若之何此蓋慣見臣家常醻接之時發語則更端已忘閱簿則過行不記故耳臣係着心肚糊塗囁嚅象笏書對惟恐舛左如此而何以悉輸非忱庶補黈聰乎荏苒徊徨之間槐扉光陰居然花謝而

業敷遒序果屢嬗而其間大小責望之所歸中外利害之所係不知爲幾件幾事而臣亦可以自答而請命矣 聖明以此時爲何等時耶民心邦勢之杌隉岌嶪累碁綴旒不足以喩其危而請就其急先者論之則曰講對停撤而進修之工無望也苟非儒雅恂忱之良弼則誠無以格非而納約曰儲蓄枵罄而支調之莫繼也苟非籌畫經濟之碩輔則誠無以開節而滋裕曰字牧之恣行而懷保之未盡也苟非剛正持法之賢佐則誠無以彈壓而畏憚今以臣之憒憒圉圉癃痼昏綴之狀使之達體綜務解屯扶顚則只

見其 殿下之國事日非而竟至於彌縫不得收拾
不得矣爲人臣而受上隆知昭融密勿入告出布言
聽計用尊朝廷於日月濟民生於塗炭豈不是大榮
也至願也而若臣者以不材壽而耄已及矣百體不
行五官俱廢本以庸品並失舊步謀體斷論實非可
擬豈敢假飾冒干自底於辜恩負國之罪哉顧瞻惓
惓情急一日伏願 聖明以民國爲重亟許鐫免簡
授賢德則實爲公私之大幸也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前筵懇已是意慮之外而今
此巽牘又何爲而然也卿亦以此時爲何等時也庶

績果墮弛矣兆民亦困瘁矣聰明思慮之所周謨猷力量之所及予方恃卿而無恐矣若夫講對進修之無望卽予之責也而尚賴良弼之納約則卿是其人也儲蓄支調之莫繼亦予之責也而尚賴碩輔之滋裕則卿是其人也守牧懷保之未盡果予之責也而尚賴賢佐之彈壓則卿是其人也予之眷注旣如此卿之擔負又如此則卿之去就豈不有關於民國與替而乃有此乞解之言乎望卿諒此至意亟斷來章以副予終始倚毗之心

再疏

伏以臣病多於年精衰於力殷憂在心重擔在身臣情日急臣勢日迫不恕吾君乞憐於誰抱章嗚呼瞻望候旨史官奉批綸臨門臣降階鞠躬而祇領雙手擎讀二百有七言煥乎隆赫此殆古聖后惟時惟幾之歌責難其臣之辭也竊伏惟　聖意非出於奬借臣慰藉臣也特所以警戒臣訓誨臣而引以進之於補理亮采之地也　殿下之言即堯舜之心而惜乎臣之得乎君而惛無以行乎其政也臣弱冠策名偏荷渥注繡裳瑜珮馳驟騰翥於紫禁青闥之間者歲將周甲紀矣只知一節以趍之義未有三揖必辭之

舉則今於宿趼之地承此委毗之隆而內戀外讓若
前若却敢售固寵徼恩之計者萬萬豈常情所可出
哉今臣之必欲去者抑爲林園鍾皷之窮勝事歟抑
爲江湖草野之托逸標歟非敢效老圃寒花之保晩
節也非敢羡野渡虛舟之避駭機也非以惡盈戒盛
居謙而自抑也非以占便規私工謀而自佚也斷斷
是精迷瞀而不能收聚力蔥蘭而不能振勵雖欲勉
强苟充而不可得焉耳古之論相職者曰相材曰相
體曰相器曰相業此則非臣等輩所可跂望也臣所
自勗者惟是紳笏押班文書謹署而已而値廷列則

身先闕儀董率何可擬乎閣公簿則視未辨字裁决何可論乎臣聞古語牛馬老則放豐草而不竭其力者憐其勞也器用久則厝閒地而必防其毁者惜其舊也臣於平往本乏一半知解尺寸長能之發於言而措之事者則於勞何有而若其備數於任使之末則令日近著遐籍之間臣爲已久矣殿下於臣天地之德也父母之恩也百凡眷臣而聃臣者無願不從逾分過望而獨於此事不爲之曲體苦懇俾遂生成之澤乎留臣挽臣而有毫分禆益於國事則臣何敢不奉求助之聖念不思盡瘁之常分而一煩再

瀆獲準乃已哉今臣惓惓之衷實是爲國非爲身圖
伏望 聖明亟賜鐫免以副民國之望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向來批旨已悉予不可捨卿之
意意謂卿犂然改圖無孤倚毗之誠今見章牘之再
至實非所望於蹇蹇匪躬之地矣卿之終始辭巽者
不過是一身之病而予之蚤夜憂悶者卽惟曰一國
之病也予以醫國之策旣托之卿責之卿矣卿豈可
袖手傍觀不思所以對證投劑之道乎夫然則之身
之國之間自有輕重之較然著明今以此等時而有
此等懇者寧不慨然於卿也且卿之高年康強予所

悉也設有一時無妄之祟旣非筋力奔走之任則坐鎭可也臥論可也望卿上而匡弼下而彈壓俾我國事其永有賴則臣主之榮公私之幸當復如何予言至此卿庶幾諒之

冬雷後陳勉仍乞免劄

伏以臣等昨夜班退之後忽見燁光轟聲乃發於收藏之月此災異也未敢知仁愛之天有若諄諄警告而然耶彷徨耿耿晨興造朝伏見 聖敎頒示者

宸心驚惕省躬自責痛諭當今之痼弊有曰恬嬉之成習也貪墨之肆行也紀綱之日紊也奢侈之日勝

也此固大小上下之常所憂歎切悶者而臣等亦嘗數奏於筵席之間矣千言萬語徒歸文具而止未見有一半分矯捄整頓之効者誠以不懋誠實施措之致也古人云減膳避殿不如行一善事施一善政凡遇灾之時輒曰恐懼修省恐懼者內存於心也修省者外施於事也內則隱微外則著見揆諸外而可以驗其內矣凡事且不宜虛文外飾況畏威時保之際乎惟上天高高蒼然而四時行焉六氣宣焉萬物育焉盖以陽剛爲德健行不息風雷以鼓動之雨露以涵濡之霜雪以振肅之自底於歲功成而萬化暢矣

人主體天以爲心禮樂刑政互相爲用恩威弛張不宜偏廢故凡有位者恪虔率職庶績庸熙此所以奉天職而代天工也我 殿下聖度寬仁淵默太過有好學之心而立志未固作撤無常有愛民之心而推加未廣困瘁轉甚 聖教中四条之弊 殿下旣察之明矣如欲煥然一新則卽轉移間事耳 殿下振厲乾剛董正百官則何敢生恬嬉之習明照幽隱信賞必罰則何敢萌貪墨之念乎朝廷之處置得宜則紀綱自立矣宮禁之菲儉先行則奢侈自去矣 殿下今日猛省力行則明日四方傳誦可使灾沴雲消

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淸明和氣致祥而羣黎百姓無
不蒙澤矣臣等以修德彌灾之策敢此責難於君上
而若其召灾之由則臣等匪材之猥忝輔弼之任者
也表率之責警懲之政整頹之規崇樸之風以臣等
愚劣一未能焉臣自知罪悚恧俟勘不待西京策免
之故事而合被譴斥之罰矣冒陳自劾仰瀆崇聽伏
乞　聖明亟降威罰以爲不職者戒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上天警告若是丁寧滿心
驚悚如何可旣際見陳勉儘予藥石敢不造次於是
用伸恐懼之忱乎至若卿等之遇灾引義反非應天

以實之道一則由乎不穀也二則由乎不穀也於卿等何有今此所辭萬萬過當更勿以此相開君臣上下交相勉勵以答天心以幸國事寔所區區之望也

經山集卷七

經山集卷八目錄

疏劄

五疏

辭　景慕宮都提調康寧殿上樑文製述官劉

辭六拜領議政疏

辭　太祖大王玉冊文製述官劉

經山集卷八

疏劄

東萊鄭元容善之

乞解相職三疏

伏以稽魯禮於陞祔　純元聖母光躋于　太廟遵殷制於觀德　憲宗大王誕尊爲世室我兩慈聖殿下顯號乃揚縟儀仍舉凡百大小有位升歌樂章愀盛德之如見奉上玉牒忭彝典之載行儀文物采協于神人臣竊伏惟思之　純祖堯舜也　純元后任姒也三紀垂拱之治囿民庶於雍熙再安　宗社

之功奠邦基於悠久仁心惠政陽春煦而河海之澤也徽光盛烈厚坤載而泰磐之勢也雖百世而尚不可忘況今人之於身親見乎我　殿下承精一之心法受四條之懿訓每於踐位行禮之時恒存繼志述事之念永監成憲率由舊章則主德日隆宸孝罙光無逸之詳文祖耳目之所覩記生民之歌姜嫄王業之所由本惟　殿下念哉懋哉伏念臣尙今延行徊徨於進退之間者抑爲公乎爲私乎臣嘗讀古史見相非其才而績用不成者則未嘗不掩卷而歎時主用捨之政慨其人求退之不早顧今何等時也庶官

曠而百度解計臣則曰經用匱矣巡臣則曰三政紊矣籌臣拱手言臣噤口騷騷然巨廈之將傾而重器之欲欹假使起古之碩德偉畧而責以匡濟之術猶戛戛乎振頹綱而整弛維况如臣之本領蔑裂而重之以惛瞶不省事乎　殿下一心萬化之本也龍象細氈平臺煖閤何嘗日啓經幄講論文義乎延英午漏殿角微凉何嘗時召籌司咨訪治體乎歲月流矣殿下春秋已鼎盛矣風雷之渙日月之明八方之所顒望者亦已久矣問其格君裨主之責則曰元輔也曰首揆也臣之所輔者何言所揆者何事民方汲汲

相則晏晏國將板蕩相則恬嬉臣自知罪能不愧心今有人譽臣曰憂國憂民殫竭爲心臣雖不敢爲然而于心實願之也有人訾臣曰浮沉茍容老不知休臣雖不敢謂不然而于心實不願也臣常有自歎者得乎君行乎政如彼其專且久也泯泯汶汶未有尺寸表著者而以免罪譴爲幸以保殘軀爲計怡然而得浩然而歸則昔人所謂入寶山空手回羞見鄉黨之士者也今臣之千不可强萬不可堪者非以疾病也凡疾病歇劇有時今臣則老已篤而精已耗常行日用無以辨別顏景莫回涸泉難汲實非嘉草靈根

所可效也重言複言並不出此而以國事論之則此非雍容暇豫荏苒汗漫之時也召用耆宿簡拔忠亮聚精會神如救焚拯溺之篤則庶副中外之望而太平可致矣哀祈苦懇齋沐仰瀆伏乞 聖明垂容光之照降生成之澤亟賜鑑允俾公私兩幸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向來辭免已是意慮之外而今此巽牘又何爲而然也經用匱矣三政紊矣籌臣拱手言臣噤口誠如卿言矣其所以振頹綱整弛維不於卿碩德偉略而安所藉手乎格君裨主卿之責也慮國憂民卿之責也所輔者在此所揆者在此

寸之所亟言複言者亦在此卿其亟斷來章毋孤委

畀之望

四疏

伏以臣懇彌苦主眷彌摯一番請去一番勉留如臣

無足輕重之物殆若有關去就之身過分則罪深於

榮踰望則愧多於悚無寧齋爵含默恭俟進止而凡

諸事物有勉强姑行之處有遲緩少待之時今臣欲

勉强而不得且遲緩而末由事務痳亂文簿委四

方利害之報間沓遞驛踵至或有禀覆俟旨者或有

題判行會者此不可一日緩也形如槁木精若渴泉

聽竅風鳴視眶霧障聆言則涇渭莫辨臨事則端緒
未尋矇矓糊塗全無分曉此不可一日強也彷徨顧
眄靡所因極瞀如病者痛劇而聲愈疾弱者擔重而
呼愈急窮且迫矣爲之何哉臣聞天下事可以理奪
者莫過乎眞實無僞臣之老不能就列是眞實也憯
不能釐務是眞實也屢煩聒而不知休是無僞也不
獲準則不敢止是無僞也此不容半分私意亦不爲
一毫假飾以 聖上日月之明豈或有所遺照乎月
前臣侍賓筵 聖上語臣曰大臣久任然後可以責
成臣拜手稽首颺言曰 聖教已達治體此明良喜

起之會也有國安危亶係首揆擇苟其人則秉軸可期於十年授非其材則褫鞶不竢於終朝以臣奄奄厭厭之狀留却一日便有一日之害亟卜賢德任之專而行之久則邦國之轉危爲安不待揲蓍而可定也臣之此言非出於倉卒應對也實理如此講之有素今雖屢籲祇是前說伏願 聖慈憫臣之老憐臣之病體臣之情副臣之願鐫改職名許還鄉里則芽簷舒日望雲歌詠訖平生遭遇之盛頌天地生成之澤餘年優遊皆聖朝賜也臣不勝捧心攢手顒祝開俞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不可捨予猶予之必不可捨卿一辭二辭迄此不已者何也天下事誠莫如眞實無僞四個字矣克思倚毗贊襄自任卿之所以眞實也務盡敬禮情志相孚予之所以無僞也君臣上下交修相勗於是焉久任於是焉責成民國之幸容有旣乎急於數心不能多誥如是而若復一向求退甚非所望於平日者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六疏 庚申

伏以臣前席陳懇上章申籲心禱口祝翹望候旨史官臨宣批諭一百九十六言獎借勉勵諄諄戒飭至

以裁量公私爲教臣以惶以感不知所云未敢知
聖上以臣之前後祈免謂出於自爲身謀而或忽匪
躬盡瘁之義乎且 聖上俯諒臣之筋力猶可勉強
廟籌不甚瘝曠苟且彌縫因循延拖庶不至大壞敗
大狼狽乎臣自知其不然也精神日昏一日時事日
艱一日見琴絃之不調而更張無術坐樓船之方漏
而御備沒策廈氈之上講對長撤而不能積誠導迪
者是誰之責乎閭里之間愁歎相聞而不能出力救
濟者是誰之咎乎臣本無負國之心而愆尤竟歸於
辜負臣豈有誤國之意而昏謬自底於僨誤過事則

前忘後失靜居則長吁短歎此臣所以汲汲請去以去位爲一分圖報之道也臣仕宦最久休致宜也門戸盈盛歛退宜也疾病沉痼就閒宜也然而臣之近來疏奏不少槪見者此在臣俱屬第二義緩聲漫語也人生年紀自有定數爲天下之至公而不容違越者也聖人制禮垂法如竹有節如戸有防其載於經者曰九十就問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盖以年紀爲率而精力之衰旺則不及焉者以其曰耄曰耋則其精耗力竭卽理之常而不須論也是以過七十則不以趨走爲禮不以事務爲責置之於謀慮服政之

外而但時節朝謁而已臣本以羸姿脆質幸被聖朝
雨露涵育之澤豢弱之生不材之壽今奄臨八袠之
期矣形殼雖存榮衛已脫神思則乍出乍入省覺則
若存若無不可復作常人日用之事則何以稱贊襄
論經之任乎擔石之負非壯夫莫能千里之程非健
步曷致臣之懇懇哀蘄實爲公而非敢私也自量已
熟輸忱荐瀆伏望　聖明念民國之重亟許臣斥退
之請俾公私兩幸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自卿之居是職于弓心充然如
有得者豈私好而然也上以之匡輔寡躬下以之拯

濟民命凡於小大去處靡有不諮詢焉仰成焉匪意巽牘屢至而不一至愕爾失圖將何爲計卿旣一向告去予又一向勉留則上下相持反非禮敬之道元輔之任不得已今姑許副而此豈卿可捨予予可捨卿之時乎實予誠意不孚之致自顧慚歎而已念卿體國斷斷之誠必不以時原任有所閒焉益進嘉謨嘉猷俾我民國其永有賴是所區區之望也

辭四拜領議政疏 辛酉

伏以臣再攀宣諭再控附對微悃只切於亟免隆眷益摯於必致臣安得不罄臚情實仰冀體恤之恩乎

臣本以空疎庸品早通文籍幸遭我 純祖盛際自
出入記注偏蒙眷顧致身青雲金紫耀赫又被我
兩聖朝眷顧位躋台司又遭我 殿下盛際注庇之
厚委寄之隆十載以來三授相印門戶華顯同朝罕
比至恩大德山高海深凡人受恩於人尙欲竭力酬
報況臣之終始所蒙被未可涯量者乎凡可以殫知
發慮絲毫裨益之方不擇夷險向上直前卽臣之素
所蓄積也百凡差除一未嘗堅讓而固辭至於三事
亦然誠以欲圖尺寸之微思效萬一之報故耳年前
叨此任時臣年遠過休謝之期而不顧譏議修例卽

膺者亦以此義也今我 殿下念簪履之不遺思鞭
策之復加黃扉虛席俾贊機密臣龍光遍體丹忱自
激誦往哲盡瘁之語追古相趣駕之舉而其奈神氣
無以接續精思重以迷瞀有時少勝頃刻又然欲起
還仆欲語旋忘形殼雖存何能作常人樣乎瞻彼周
行欲從末由如天聖德報答何時黙循生平撫躬自
悼而已僚寀朋儔聞臣自劃之說或有以臣之前後
辭受爲疑者臣答之曰凡用力有舉重呂舉擔石者
而昨年能舉而今年不能舉者以其筋痿於昨年也
行步有適千里適莽蒼者而向日能適而今日不能

適者以其腿弱於向日也語雖近俚義切取譬蓋篤老者精與氣之潛自消鑠有如景移水逝日異而時不同今臣賤齒世所稱大耋之年而古所云奄奄諄諄之時也況如臣綿薄之質幸賴聖朝生成之澤獲延至今日而枯株難津冷燼不燃有何餘慮餘知負荷此重任裁决此庶務乎回思年前所爲事茫然今不可以復爲矣臣受　聖明深知久矣今臣之視政本重地如鐵防之莫可踰越者非出於一毫規避亶由於眞境實際庶有以俯燭而曲諒之也臣言至此字字悃愊伏乞　聖明憐臣憫臣亟賜遞改以便私

心以幸公事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之宣諭再矣卿之附對亦再矣巽章之來又此邁邁無或其簡也難而愼故其受也不得不鄭重而然乎卿旣以　三聖朝眷顧予小子委寄爲言則在卿義諦恐不宜堅拒牢執之至於此甚也夫負荷重任裁决庶務雖古之辦得大事業者未或自任自詡則惟叩其所存竭其所知用副君人責成之意而已卿雖以神氣精思之不逮往年有此自劃之說而每見登筵奏對折旋中規言辭動聽予之所恃者在此而特卿以病爲讓耳是豈予注意

於卿托心於卿者㦸茲不多誥卿其更諒

再疏

伏以臣三奏一籲辭懇意切而葵誠未孚荃聽不概

微諒守循墻之義隆眷紆側席之思敦召連降王人

相望分違駕屢而鄭罰不及恩逾䲆幪而慰藉益深

臣非木石寧不知感感則有動卽理之常而勢所拘

迫移轉不得盖士生斯世托契昭融展布素蘊載名

竹帛古今人所同大願至榮也臣雖乏才能 聖明

之眷注臣委毗臣逈出尋常不棄癃朽又使之出入

於訏謨籌策之地臣不於此時殫知竭力裨補萬一

則塵刹涓埃更待何時臣性本坦易不識虛僞自任
行止不作趨避卽臣鄕黨交遊之所共知也年齡雖
爲耆耋神氣稍和之時枕匙無減談笑自若驟見者
多以爲較諸頗旺若或外氣侵乘痰注積亘則昏眩
薨緩慮在頃刻對面不知誰某有問不省可否前則
月日至焉今也朝夕或然重以脚腿痿縮而步屧艱
移眼眶酸澁而視矚如翳霎頃瞥間劇歇無常以此
見狀入何以升降陛級而周還廈氈之間出何以分
析機務而勾檢簿書之會乎政本何地元輔何官賤
庚幾歲鼎席幾人以　殿下日月之明量時度勢不

待臣言之重複而必有以處臣者矣臣嘗觀皇明相臣之辭相疏有曰臣一去則賢者得進天下事尚有可爲是臣以去而報皇上也臣每誦斯語懇懇切切直出忠赤而足以動人主之聽矣今竊爲　殿下告之　聖明亦必以臣之决去謂出於公耳國耳之心而不由區區之私圖也伏願　聖明鑑臣言之非出托辭念相任之不可瘝曠亟賜斥退改卜賢德以幸國事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感則有動卿言然矣所以感者予之誠禮也所以動者卿之出膺也今焉知感而不

知動則向所謂感之者猶有所未盡而然也反躬慚
恧繼以憂悶顧今天災示警於上民生倒懸於下風
俗紀綱日陷於中譬如洪濤漏船危在頃刻而其任
副手之責者何可雍容暇豫視若淺水虛舟乎臣之
所取於卿亦以閱歷久而智慮周炳幾決疑爲上下
所信故以若倚毗以若擔負曠日相持退然不自居
者實是意慮之外而廊廟久鎻事務積滯有國無相
予亦未之前聞也卿雖以決去謂出公耳國耳予惟
以勉回爲出公耳國耳寤寐苦心不待敦諭而庶有
犂然者矣予言不再卿其更諒

三疏

伏以臣告老祈免心籌已定承諭則獻對陳情則徹章前奏後奏只是同辭一籲再籲便非別語臣亦自覺其煩絮支蔓則宸聽亦必厭苦之矣君曰聽予而臣則曰固辭上曰來汝而下則曰不就恩禮褻矣義分虧矣有臣如此何罰可蔽今臣硜硜之量斷斷之忱非敢故作層節妄占界限而然也耋齡所迫癃證所痼垂理朝衣力所不及拊念宿願若負初心今日之有退無進者眞正非邀榮干寵也非礪廉飾讓也非工於謀身也非怠於宦成也勢雖使然罪實難

逭抗違命罪也辜洪恩罪也壞隳法紀罪也煩瀆崇嚴罪也朝綱肅焉輿論峻焉靜言自訟汗栗交至而已凡物久則廢用即理之常冀北之產力竭則不任羈靮楚南之植中朽則不施繩墨況又下乘之加長不材之以壽者乎臣嘗奉教於先輩有國喬木之臣穹秩卲紀之後置散居閒邦有吉慶則就之境有危難則赴之朝有諮詢則對之未嘗以服官政裁機務爲禮也竊稽國朝故典以臣年而居此任者蓋亦絕罕而僅有亶以優恤之澤任使之政兩行其間也臣若戒失量入冒赴朝堂則由今而瞻聆俱駭譏議四

起由後而債誤許多狼狽無限悔亦莫追公私何補我　聖上俯賜諒燭臣言是實則榮之以鞶褫不實則罪之以金木是臣之披瀝悉輸瞻望顒祝者也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以諭以批罄悉予衷而又此陳懇何也境有危難則赴之朝有諮詢則對之此果世臣之義而雖穹秩卲紀之後未嘗有不赴不對之禮則時象不翅危難而卿可以不赴乎國事將多諮詢而卿可以不對乎至於耋齡癃證之爲可退不可進亦有不必然者卿之年齡非不高矣旣無急切著見之證則肩輿赴朝可矣臥閤論道可矣調養攝理綽

有便宜而豈可以此爲莫越之限也乎旣有確定不撓者卿雖屢懇不一懇拖月而閱序斷無奉副之理諒此至意卽起簉朝

乞解相職疏

伏以臣於日前賓席猥陳情實冀蒙恤憫之澤　聖教溫諄至勉臣以盡心國事臣且惶且感不知所云臣自少日趍走供奉於禁闥之內宣召則駕屨不俟攀旨則夷險不擇寤寐所自矢者卽竭力盡心庶幾一分報效有如爝爐之於太陽涓滴之於河海而常懼其寸誠之或懈微軀之自便未酬我洪造厚恩之

萬一今於宦成名立之後豈忽生退讓厭避之念哉
臣之此職冒膺非以贊襄機密自處也非以發出謀
慮自居也適當三事承乏之會乃有一時苟充之舉
微臣之自視也如此同列之處臣也如此苟值事務
殷繁之際要須救時通鍊之具則臣雖欲恬然不去
其可得乎年形豐登疆域小事優游遲徊時序已閱
金甌之卜麻制之宣日以顒祝而竊俟解印之有期
匪意北信忽至皇家有事詔使慰价冠蓋相望支調
供億預先措辦而度支告匱藩封請需簿牒雲委動
須廟筭臣精如涸泉思若障霧頭緒未辦寸籌莫展

一日二日佖泄玩愒畢竟隨事僨誤到處狼狽而止
則以我　聖上包涵覆燾之盛亦難恕臣而赦臣始
悔其斥退之未早如是則事已左矣何補之有茲往
在庚春臣以今官御迎使郊舘兩使見臣衰朽之甚
先問年齒仍致憫老之辭臣赧然自愧至今不忘今
於一紀之後帶其官往具地延接周旋之際見臣傴
僂蹩躃之狀癃聵昏綴之貌則彼必驚顧駭訝其心
必以爲輔弼疑丞之地何爲使耄耋奄奄之人獨專
其任乎然則是緣臣而貽羞於淸朝見笑於上國豈
不重爲之切悶者乎且迎送之間課日束帶萬萬非

如臣精力所可陳就臣若不悉暴眞情早自引去則
瘝職之外又添一罪玆敢積誠苦祈仰瀆崇聽伏乞
聖明亟加諒察劃賜遞免俾公私兩便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前前席之諭卿庶幾諒乎苦
心又此巽章何爲而然也卿之贊襄機密發出謀慮
中外之想望也久矣況今客使有期冠盖相屬支調
供億必須廟筭則乎所以畀付之重倚仗之切尤非
他時之可比矣卿雖欲雍容暇豫退讓不自居乎豈
可聽卿而捨卿乎更勿以此相聞益勉匡濟之責用
副區區之望

再疏

伏以上天盖高而萬物曲遂其生人主至尊而羣工各達其情臣之一籲再籲若不知煩瀆之爲虧分規免之爲隳義者亶由於萬不獲已之情而竊有望於愛欲生之德也寮宷朋儔誨責交至輒曰國用詘矣時事艱矣聖主獨憂於上百姓方困於下循公忘私先哲攸訓急病讓夷古人所勉顧今舍綸之北節載臨拭玉之東槎將發簿牘星馳機務雲集都堂贊襄之地遽欲奉身而退則占便之計雖云得矣盡瘁之義果安在哉臣粗具恒性豈全昧此箇分數而動作

專資於膂力知慮本由於神精今臣力竭精耗勉强
末由譬如老馬之鞭不起而沽木之津不生矣今有
問於人曰若於殷繁棼集之會使大耋癃昏之人握
籌布筭獨處其間裁决措辦勿致乖戾云爾則人必
答之曰夸哉言乎此實推不去而行不得者也此指
家常微細而理猶如此况今迎詔接賓有國重事外
而郡縣郵站供具預待之節內而殿庭館舍禮儀交
將之時雖曰各有司存焉董率整齊粲然有條者其
誰之責乎臣自盛夏以來積聚衝亘痰注牽引昏眩
暈轉如醉如睡眼迷翳而看視模糊筋委縮而行步

蹣跚其何以披閱文書而升降陛級乎種種證形在恒人則固是病也而在臣則非病也即常也玆故前後辭巽之章只舉年而老自至矣只言老而病自隨矣豈待張皇病狀然後始知其不能而止哉日昨批旨以委毗倚仗尤非他時可比爲敎臣之懇懇切切苦忱哀祈者正在於此時之非比他時恐累我委毗倚仗之盛也苟使臣有一半分苟且捱過之望則殘景何敢惜也微軀何足恤哉非假伊實則 聖上之所宜俯諒也非身伊國則同朝之所宜厚恕也悃愊其言冒悚荐控我 聖明以國事爲重臣言爲是而

亟賜開俞回授賢德則奚但臣之私幸抑一國之幸
也臣無任瞻望雲天攢手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一籲再籲迄此不已者有甚萬
萬不獲已而然乎第有一言可復者人家之平日幹
事者爲其主之所倚仗而及夫殷繁棼集之會曰老
曰病逡廵退讓不之直前擔着則其所瞠惑將復如
何家常微細而理猶如此况有國重事非特一人一
家之比者乎至若看視之模糊行步之蹣跚此是老
人恒證也卿不必告去寻不可許退卿雖日上十書
寻則萬萬無聽從之理深諒苦心亟斷來章以副委

毗之意

恩諭後請收成命劄　壬戌

伏以鳳曆載新龍德正中　玉度萬康吉慶泰來麟趾祝關雎之應五福頌龜疇之錫祥和溢區歡忭曷極乃於月正元日惟允近臣奉　聖諭臨臣私第臣稽首拜跪雙擎展讀以臣簪花之舊紀特賜瓊林之重宴恩言焜燿寵賚便蕃臣闔門攢祝感惶交並臣本以脆弱菲質厚蒙我　三聖朝暨我　殿下生成涵育之德譬如陽春煦濡之澤亨衢康莊之路駑馬以下乘而致遠散木以不材而獲全乃躋耋齡得有

今日者豈臣期望攸及哉皆我洪造所賜也臣於弱
冠妙年幸遭我　純廟聖考造梁迎渭之嘉會鼓篋
觀光獻賦王庭獲忝科第遂通文籍經閱許多光陰
承受無量恩德僥濫寘升致身台司者邇來二十有
餘年矣今當唱名之舊甲眾切愴古之衷情琴鍾之
歌頌如昨而雲鄉入望金帖之榮悅在眼而風樹靡
逮於戲之思明發之懷俯仰今昔何心叨榮內廚黃
封之醞梨園一等之樂　聖念縱紆於賁飾私分敢
安於踰濫又况几杖之賜係是優禮耆碩之曠典也
臣先祖再領是賜傳爲盛事而如臣無能爲役反貽

忝生之懼此尤臣之慺悉怔營不敢承有者也至於
衣食匪頒之惠臣常懷不衷之愧恒畏素餐之譏何
敢累殷筍必謹之政而希周鼎分珍之眷乎顧今穀
貴綿歉民生多艱伏願　聖上推此賜衣之心以及
一國之寒者施此與食之念以及一國之饑者仁政
仁聞浹洽寰宇使斯民不饑不寒長在於春風和氣
之中則如臣者與同溫飽歌詠聖澤其所歡樂奚可
比於壯元喫着之榮哉遇榮踧踖具牘輸悃欲望
聖明曲軫臣情還收成命俾朝典重而私心安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尊年盛典已有　列朝故事而

況卿祖先之再領是賜者乎其勿巽讓安心領受

請寢回榜日　親臨賜几杖成命劄

伏以伏聞　玉度乍愆旋瘳慶忭曷極以臣几杖之

親授今有明日吉時之頒示者臣不勝惶感而見今

春寒尚峭朝夕多風此時觸冒有違於節宣保嗇之

方況諸節纔爲康復之餘其所愼護尤倍常時者乎

且賤臣之祗領恩賜雖非親臨自可循典擧行則旋

收臨殿之旨有何留難者乎憂慮悚悶之極玆敢短

牘仰陳伏乞亟寢成命以安私分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雖甚悵然卿懇旣如此當勉從

矣

請暇劄

伏以臣厚被　聖朝洪造年位俱卲以科歲重廻更授花牌醞樂几杖光寵赫然徽數曠前闔門感頌臣於昔年金帖報喜彩服供歡而回思如昨今何逮及先壠梓栢跂望非遠手奉寵錫祗告恩榮卽情私之不可已者也如蒙旬日往還之暇則至情可伸伏願俯諒微懇特許從便往來焉

辭鏊整廳摠裁官劄

伏以南服騷擾道啓日上　聖心驚惕臨朝發歎以

亂民則諭以本良以悖舉則謂由積弊思行導德齊
禮之方欲施清源正本之策命設一廳另釐三政猗
歟大哉我　殿下堯舜之心也凡厥瞻聆孰不胥欣
以臣之名編兩府混置摠裁之列臣奉旨惶恐之餘
繼以惘然自悵臣雖乏經濟訏謨之術常抱殫竭報
効之願令使臣精力苟可以一分自强縱未能發慮
憲而抗論辨猶得以稽舊章而奉末議則在臣固爲
榮爲幸況又親御前殿詢及紳衿命臣讀卷考察所
言此民生懷保之大政令也聖志奮發之大機會也
玆値曠前之盛際益切獲覩之微忱而欲從末由悵

悚何極臣自春夏以來癃痼委貼積亘瘝注涔涔厭
厭無省無覺聽言而不辨何說則衾聞焉用臨事而
不曉何務則裁決奚論臣心則頽頽然尙有黽勉從
事之念臣身則綴綴然自底陳就不能之境虛縻闕
衾懍懼滋大具牘控實竊冀矜諒伏乞亟賜減下揔
裁之啣俾重公務以安私分焉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三政之設釐矯捄民國安危大
去處也傳云尙猷詢兹黃髮寻不以卿等而諮訪焉
則其將誰與共之且今大夫諸生咸造在廷臭臨殿
早晏待卿去就卿其諒之

進釐整節目劄

伏以日前筵席伏承釐整節目搆進之教僚相纔具條式已經乙覽　聖衷非不知爲改絃宏弆而特以事係重大存慮難慎旁採他議俾示合衆見而備一說也臣癃痼惛瞀不堪與聞謀斷之地而屢辭不獲恭遵　宸旨考閱簿書周費商度今　殿下推若保之仁紆究惠之念省減至及御供蠲蕩不吝公儲彼荒蔀窮閻之攢手北望者竊有冀於上下損益之際而若於此會無減民曹之常輸或增徭役之新徵則言便言否未能燭照故臣之所以憧憧者此也田軍

兩條已爲知會不宜更論而第以羅政言之各道之事情俗習本自不齊如海西關北俱不甚弊不須另加牽補四都尙守成規亦不必舍舊圖新只就三南棼苦之瘼畧綽捄措而不過援古參今察循道伯論請苟且彌縫仰答明命而已論以因革變通之大籌畫未可謂一分稱塞伏望俯垂鑒諒亟賜退却而更以前呈節目頒示諸道詢其可行而行之焉臣於前席奉聆德音教曰苟欲釐弊先擇方伯守令至哉王言蒼生之福也人存政擧其理昭然伏願恒留 聖念使斯民蒙至治之澤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所進冊子係是民國大去處則
第當詳覽後啓下而至於方伯守宰擇差事向筵果
言及於卿等而卿言又如是當留念矣

辭五拜領議政疏

伏以臣奉誥旨而攀綸言有日于玆矣臣受國厚恩
河海莫量圖報一念夷險不擇今於特授委畀之會
若以怠成保身規便避事爲心而辭之則其心所存
神明其佑之乎且臣之一生所自勉者其將一朝撕
壞之乎臣之自劃自矢有若鐵防之莫越者斷斷是
赤忱所發也臣卽老篤癃痼朝夕視蔭之喘也百骸

廢用五官失守精思耗矣知慮從何而來筋力竭矣
聖朝
運用從何而生乎質本脆弱少不猶人厚賴
涵育之澤延至今日而倖値簪花舊紀歸依邱隴梓
栢烟霜萬念寂然春明珂馬若隔前塵一切世務職
事不入於聽不會於意無思無慮殆若枯株之不可
復津涸泉之不能以瀾也凡人之可强而從事者疾
病猶可以隨劇歇情勢猶可以視屈伸膂力猶可以
分輕重最不能抑勒而黽勉者卽精識之衰朽而蔽
塞也廊廟爲任贊襄經濟尙矣無論機務之稟覆簿
書之裁决一或遺檢害將焉歸今若失量自掩託義

冒膺則其所謂禆補乃所以辜負也其所謂恪勤乃所以僨誤也苟有若且彌縫因循捱過之道則向主之性酬恩之願豈卉草之不若而禽虫之不及乎臣於前夏屢承非常之敎未免顚倒一出而瘰癧積慾尚今追悔又况夏秋以來凡百之不逮前夏時𡚁而日不同雖或有一再番造班之時歸輒昏眩過日逾就若將有頃刻之慮者數數然矣今玆之命萬不堪襯似千不堪承當者誠以爲國計也爲王政也爲民事也萬萬非爲一身謀也言言是實焉敢飾也溝諒已熟株守莫改伏願 殿下天地於臣父母於臣諒

臣鑑臣矜臣誾臣亟賜鐫免以幸公私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尙滯鄉廬何爲其然也古
人有身在畎畝寤寐朝廷者以卿憂愛之誠豈無耿
結之心凡人之以年爲引者槩因衰邁而然而卿之
神識不逮歟精力不及歟周旋則班行之所聳瞻也
奏對則筵席之所傾聽也存中發外之不可得以掩
之也有如此者今卿之趑趄逡巡予誠左右究而無
其說矣予於昨年勉副之批有曰卿雖辭予而膺予
予雖許卿而留卿卿其記有之否夫許之於昔者今
日所以留之也辭之於前者後日所以膺之也其許

其留其辭其膺未嘗有一定不易之理則予之留卿
卿之膺予亦不待兩言而决矣傾注之深言不以文
須悉此意時俟駕屢

乞解相職疏

伏以臣猥當萬萬不稱之任遽奉萬萬非常之敎震
栗迫隘五内失守蒼黃顛倒他不暇顧擔舁胥所惟
金木是俟特推欲生之仁旋紆再造之恩收還前旨
俾安微分臨軒遣使誕宣召命臣非木石寧不激感
身不自有分義居先束帶趍造扶登文陛冒陳衷懇
天語溫諄筵席體嚴不得罄暴而退矣古語云君行

令臣行志夫以咫尺之守敢抗至尊之威者必其中
有萬不獲已者耳若或遽降出常之旨肅示過中之
舉使之容旋不得遁喪所守則其於九經體下之政
萬物各遂之道果何如哉況濫施恩禮於千不似萬
不近之地乎辭旨之諂累盛德卽由臣蔑分傲慢之
故則難貰之罪益無所逃若竟俾逭常憲厚徼恩寵
而止則何以振朝綱而尊國體乎今臣之必辭爲期
者非恬退也非厭避也耋齡頹景精力兩竭上無以
吁咈獻替仰贊主德下無以謨慮措施俯恤民業庶
事之叢脞百務之僨錯不待灼揲而瞭然則雖欲懷

榮而冒膺其可得乎況今吏治失平民憂方殷諸道利害之報驛聞踵至決非臣所可彌綸而勾幹者也肅命雖緣怵義居職實多害公茲敢更控情實荐煩聰聽伏願　聖明亟鐫臣職仍降威罰以昭法紀以警具僚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旣登前席聽予面諭今此巽牘又奚爲而至也吏治失平矣民憂方殷矣唯其如是也故所以求助者切而仰成也厚耳況受之昨而辭之今者是豈大官出處之義乎眷注想望已悉於前後批諭矣諒予之心竭卿之智驛聞踵至利害之報

彌綸而勾幹之俾我民國永有所賴是予區區之望

再疏

伏以臣之此番重入也冒膺也視務也是豈常情恒理之所當然哉實是衆望羣見之所不及也顧今時何等時也國計則一年之支調莫繼民憂則八域之騷擾未定當此之時處廊廟而掌籌劃者顧其人何如人也耄耋之頹齡奄奄蹩竭之精思昏昏無慮無知漫不省何議其後者孰不曰爲之何哉其亦汲汲乎殆哉又必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末如之何也已矣又必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臣亦何辭而解之乎臣之鍾鳴不休攘臂下車之狀
固已取譏於當世之士君子而臣之自少至老奔走
供奉之蹤顧何足較量於辭受之節乎苟有綫補絲
禆之一分可紀塵報涓效之半點可著者則豈不欲
少酬平素殫竭之願而徒欲愛殘骸而惜餘景乎斷
斷是庶事之咸墮百度之不釐大關民國之休戚安
危之界而不得不控實哀籲者也風雪宵燈頻頻不
寐此量彼度百憂熏灼以臣一去爲臣報答之階而
此猶臣神精稍勝時言也若或積勤瘁肆暈眩隨發
則昏倒無省並與饑飽凉燠而不能分曉以此貌樣

何以趨周行而董庶僚贊機密而裁衆務乎臣所以
積誠求解一日爲急者實是爲民國之苦心也且謹
稽近古相府故典相臣數人或有八耋居位者並於
當歲內陳疏蒙諒誠以過是歲則世所稱九耋也焉
有九十篤老之人彈冠奉公著乎前人所行如防難
越玆敢具章疾呼伏乞俯垂矜悶亟賜遞免以幸公
私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席面諭已悉于意又此巽牘
奚爲而至也顧今時何等時也國計焉棼如亂絲民
事則茫無就緒四方之驛聞踵至者無往不可驚可

憂矣尚可以維持之整頓之者緊惟卿文學也才猷也斷斷然國耳公耳之誠也夫以如此時而有如此言是豈予倚毗卿之意也哉八耋大臣之當歲內陳辭雖曰相府故典此在精力之可强不可强耳退卿而民國危進卿而民國安則年至年不至亦不必較量於進退之間卿其亟斷來章輔予導予俾予民國永有所賴是所區區之望也

三疏

伏以臣言老言退重複其言我 殿下必厭聽臣之多言矣然而臣言非私也卽爲公耳非惟臣之自言

是實抑國言之皆以臣言爲實也亦非臣以不可言者而故言之也以其情之切迫困隘憂愁欝悒不自覺其發於中而爲言也日前批綸溫重有若以臣之去就關國安危者然臣之深憂長慮正在於此自古相職之賢否而國之理亂係焉如或疆域少事之時雖以糊塗歆后之輩猶可以唯諾供奉苟且彌縫而若夫泮渙艱虞之會君上臨朝而諮焉百姓引領而望焉籌臣問策討臣請劃機務交前文書棼集于斯時也其將屬聰明知慮者乎姑且任癃朽昏瞶者乎今當四方望治之時利害之報日至而便否之情莫

絫累碁盤石其勢立判宅揆贊襄之地左顧右視臣
外無人斜景飛騰隻影踽涼百憂熏心五官失守猷
謨則障霧莫辨精思則涸泉難汲泯泯汶汶壞敗隨
至一日二日將奈之何臣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竊
惟思之惟臣一去方可爲益民利國之上策也顧今
蒼生望起之彥太平可致之才宿德新望濟濟可數
惟　聖明念民國安危之勢則豈待臣之多言而亟
降處分乎抱章彷徨歲且云暮瑤曆將新璿籙益衍
伏願我　殿下體乾象而龍德正中應關雎而麟趾
蕃昌延英午漏講官演河洛之說蓬萊五雲詞臣撰

罔陵之頌日星恒瑞而羣工和歌雨露均澤而萬品
囘蘇凡厥含生無願不遂况臣遭遇　聖明托風雲
之契而涵河海之澤者已十五年之久矣　殿下之
前後眷臣而庇臣之至恩大德固何如臣之始終望
殿下而依　殿下之純誠篤悕又當何如哉今臣之
大願深祝若是之懇切至極而　殿下不爲之哀憐
矜悶乎臣今耄矣何能有爲惟是闔門百口生生世
世身身心心圖報萬一之爲期也言由衷赤北望稽
首伏望　殿下鑑臣諒臣聽臣免臣俾垂生成之洪
造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言老言退卿言雖重複矣聰明
知慮之無減則不當言老也治亂安危之攸係則不
可言退也今予之言非私伊公而不惟予言之是實
抑亦國言之爲然以卿深憂長慮泮渙如此時艱虞
如此時而忍復有如此言乎予於向筵以周家君臣
爲喻卿庶幾諒予苦心體予至意而顧今陽和布澤
寶籙益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且切此正
上下交勉奮發有爲之會也左右王室保守我無疆
曆服望卿也深責卿也厚卿雖日煩十牘予言不再
卿其諒之

四疏 癸亥

伏以陽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臣獨胡爲乎遑遑栖栖如窮無歸抱願莫遂爲之何哉求退一念百結難解有如離弦之羽下灘之颿廻旋不得有往而已今臣之不獲請不敢止者豈爲儌戒盈滿而然乎且爲崇飾退讓而然乎才具便屬緩聲疾病已爲陳談惟是上下之所共知者年甲奄躋大耋精思殆同空殼不可責以常人之庸行焉耳日昨臣退食自公有客問何晏也有何謨猷之入告乎有何機密之裁决乎臣茫然不知所對不自覺其職名之在身

及其神氣稍回之時翻然忽思若將分曉而發言一
再轉旋又遺忘之矣聞者必以爲夸辭而臣之齊年
或差齒者必以爲眞境實際也昔宋臣文彥博年過
八十而聰明如少年强記如名家北使拱手稱爲天
下異人蓋如此異人世間豈可常有乎況如臣之少
不猶人者乎士生斯世位致上相年開九耋即常情
之所禱祝而求之者也臣荷　累朝眷注之恩遭聖
代涵育之澤點檢平素僥倖至此而居常所惴懼而
戰栗者或於癃篤昏憒之時妄執公家之役自底於
僨誤顚沛而就辜德負國之科也見今紀綱益壞而

剗令不行法式屢更而民志不固器欹載輸追在呼
吸臣雖欲斃精爲理何精可斃殫力爲輔何力可殫
念有國安危之關則若癡若顚思生民休戚之係則
如焚如灼今若耽於居寵恬於妨賢使　殿下之國
事日非則　殿下雖欲恕臣而赦臣豈可得乎以
殿下之隆注厚庇必爲之惻然哀矜而始悔其聽退
之不早也伏願　聖慈特施生活之洪造誕垂全保
之至渥亟賜軆諒俾還鄕里則臣之含戴銘鏤豈文
字所可形容哉臨疏涕零字字齋誠不勝拜稽瞻望
懇切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又此異章誠有所究解不得者
矣曰才具曰疾病凡人所以辭受去處也卿不以此
辭予予不以此勉卿而卿所懇懇者年也予所眷眷
者亦年也年過八十聰明强記卿何必多讓於古人
哉且况紀綱益壞矣法式屢更矣既在其位思欲奉
身而退則將何以繼其後乎披露無蘊予言不再更
勿以此相聞是所厚望也

五疏

伏以臣懇請允放尙靳鑑照者抑以臣前後所告謂
出身家之私而然乎實非以彈痒揗摩之足可顧也

眞眞是救當世忠　殿下之計也顧今安危攸關而衆望所同然者惟揆臣推補一事耳朝廷之卿士大夫望之可也衛士輿儓何爲而望之都下貢市之人望之可也遐陬絶域鉏犁機杼之民何爲而望之枚卜爰立卽不過二三人其進退用舍何與於蓬蔀蚩蠢之氓哉今乃八域黎庶之旦夕所引領而加額望此二三人者此其故何哉誠以此二三人者爲吾君之股肱心膂嘉謀昌言之所由發也良法美規之所由行也上而輔導則上德日隆下而拯救則民業日安彊域無虞太平可致有虁卨則虞化熙熙有韓富

則宋治凛凛自古及今未有相不職而成治理者也
此所以今日合中外羣情而望之者若是其切矣廊
廟具瞻之地若濟濟蹌蹌則氣勢自旺體統益尊臨
事則必有神機玅筭之可以挽回者决疑則必有石
籌淵劃之可以聳動者相須相資無艱不濟今乃於
密勿之司平章之地所獨任者乃傴僂匍匐零丁孤
單之一癃軀也雖有半言寸辭之入告出宣同朝其
信之乎下民其恃之乎每一垂紳適公家人挽之隣
里譏之朋寀非責之觀者悶歎之此皆非愛惜臣昏
妄而然也竊恐時事世務之日就墮廢也一國殷憂

不可不顧四方羣情不可不副何可伈泄玩愒延拖時日以致無限狼狽乎添輻踰險之時惟有屢顧僕而疾號伯而已伏願今日亟退臣身仍宣制書簡用宿德新望共與夾贊而圖理措國勢泰磐之安則臣之含結頌祝有不可勝量者矣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國勢之措諸磐泰卽惟曰相得其人矣八域黎庶之引領加額亦惟曰相稱其職矣旣得人旣稱職則嘉謨昌言不於卿責之乎良法美規不於卿望之乎主德之日隆在卿輔導民業之日安在卿拯救至若夾贊共貞豈無其日乎予不多誥

卿其諒之

辭　景慕宮都提調康寧殿上樑文製述官劄

乙丑

伏以臣癃痼澌綴委席沉奄凡屬事務全無省覺所帶閼宮提舉之任尤有所重臣或來往鄉廬虛縻增悚且向伏承康寧殿六偉文撰進之命堂搆盛業煥然可述承令與榮何敢控辭而臣近來精思昏瞀迷眩不辨字句何以抽索耦儷依㨾摸繪乎玆敢據實具籲伏乞　聖明俯思鑑諒仰禀　東朝並亟解免以便公私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正衙經始三百年未遑之事而萬億無疆之休基于今日矣老成如卿淹博如卿文字之役豈可捨卿乎旣以慎節爲辭闕宮提擧之任令姑勉副卿其諒之

辭六拜領議政疏 戊辰

伏以臣自近年以來長時病淹筋力日以澌脫精思日以耗竭言語多所迷錯視聽全無分曉尋常起居不得自由彈束赴公尤何可議擔往鄉廬委綴床第豈意恩眷彌重特授臣以中書之任纖降十行溫綸敦勉備摯此古昔盛際明良相須之異數也臣雖昏

眩無省之中屢回感頌身不自有秖遵駑㒟不俟之
義仰副臨軒趣召之旨者豈以有一分黽勉之道而
然哉專爲祗肅恩命繼陳實狀仰冀憫諒之　聖念
也臣本以匪材豈有當官稱職之望而自早歲策名
以後偏蒙　五聖朝恩遇上下七十年間有除輒膺
不敢爲退讓之計者誠以夷險向前爲萬一酬報之
圖矣今日所被恩注又何如是曠絕也隆旨敦召之
及於耄耋癃痼之軀者殆近代之所未有也臣心則
雖欲殫精而有何可殫之精臣心則雖欲竭力而有
何可竭之力乎今臣請退非出於崇讓而非由於占

便也直以精力之萬萬無勉强之望焉耳一日虛縻
癏曠是懼辭單封還惶隘轉甚敢此控章仰籲伏乞
聖明俯察由中之懇特降體下之恩亟遞臣議政之
啣以幸公私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是元老也凡於民事乎安得
不倚毗卿仰成卿卿又世臣也凡於國計卿安得不
匡輔乎導迪乎此所以此時此任乎不得不屬卿
而卿亦不得不膺乎者也顧今民國事計之可治可
安即不過須卿之才猷也賴卿之德望也旣在展施
之地必有審裁省存而登筵而辭徹單而辭今又陳

章而辭甚失所圖誠非攸期然而卿之終始力辭者直惟曰精力之無以勉强則許久相持反非禮敬之道也元輔之任不得已勉副悵然之極曷以爲心古人進退之憂不以廊廟江湖而有間則以卿公耳國耳斷斷之誠其必有嘉謨昌言之日夕規警予之所望於卿者元老也世臣也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辭　太祖大王玉冊文製述官劉 辛未

伏以恭惟我　聖上奉先思孝繼序不忘嗣大曆而緬朔垂之統慶是年之八回踐寶位而拊熙洽之運喜是宮之重建仰承　慈教俯協僉詢謹將追上我

太祖　太宗兩聖朝尊號是禮也至重且大矣當使詞垣宗匠秉筆撰述祖功宗德被之爲金石之歌堯勳舜華編之爲典謨之文以賁我五百年罕有之盛典以續我萬億載無疆之景命猗其休哉不勝忭祝乃以臣名　太祖大王玉冊文製述官啓下矣臣本文辭謏陋固不能稱塞明旨而況今惛耋全無省識言語之間亦多顚錯文字之役尚復可論當此莫大之慶會苟有可强之精思則殫誠效技揄揚萬一在臣身至榮大幸也豈敢控籲冒瀆故爲辭免之計哉伏乞　聖明俯察臣癃聵之狀亟改臣製述之任以

幸公私即臣區區之願也

答曰省箚具悉卿懇是禮之文字爲役在卿不宜丐免况聰明精思之無减前日乎卿勿更辭即爲撰進

李公私即臣屈臣之所也

答曰省刻具多欲然後知學為後在輔不能成

允允聰明精思之無減歲日平鄉粉更解門搶難也